

開放文學 – 漢文樂園 – 宇宙浪子 第五十九回 漠漠水田飛白鷺

這時，千奇、百怪已架設好防護罩，將下層地坑密封住。一個直徑兩公尺、長三公尺的電熱堆，由二十四根電熱樁緊密排列成圓錐形，錐尖正對西方的坑壁。熱堆底端則是巨大的能量輸送帶，一直通到室外。只聽文祥說：「俯角向下調整二點五度，水平向偏北七度……」

黑金剛說：「啟動震波反相增益器！請左非右注意讀數，現在的噪音量是多少？」

左非右說：「縱波振幅三四，橫波八，負音波頻率平均值為十，傅立葉函數變化極限二十六……以我之見，這種事還是交給杏娃處理好得多。」

黑金剛說：「這個誰都沒經驗，要等我們試轉成功，沒有被對方發現後，再請當局接管，才能保證安全無虞。」

左非右問：「那我該怎麼辦？」

黑金剛說：「原則上當電熱堆開始運作時，我會將震波頻率調在八〇〇千週，反相增益器應該可以將之中和，這和音障效用一樣。怕的是噪音也中和了，對方必定會偵查到，你要和文祥密切配合，看在什麼情況下，自然噪音不變，而熱堆的震波最小。」

文祥應道：「知道了，反相增益器啟動！」

黑金剛環顧一週，見一切就緒，便下令：「能量輸送！」

只見電熱堆由黑轉紅，由紅變白，樁錐也由慢而快，不斷旋轉。千奇手一指，那熱堆便漸漸向坑壁移去。

這時各人略感震動，即令在防護罩外，隱隱也能察覺一股熱流。而熱堆一接觸坑壁，立時有大片橙色光雨，向四週散射。古嚕嚕手裡拿著一根金屬棒子，這時一揮棒，光雨頃刻間束成一條光柱，向外疾投而去。

只聽左非右大叫：「杏娃，快幫我調整反相器！」

杏娃說：「我一直在調整！是傅利葉函數值不穩定！」

那邊但聞衣紅一聲嬌呼：「這是什麼東西？」

格瑞達也驚叫：「防護罩！電力流失！」

杏娃說：「別慌！別慌！我把防護外圍縮小！」

眾人但覺眼前一晃，身體突然一緊，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。

觀察室中，四人卻由顯示屏上清楚地看到，帥營四週的景象急劇放大，上空有一個狀似水母的怪物，正在銀蛇似的電弧中飄轉翻搏。

格瑞達忙將影像傳給大家，說：「我們的體積已縮小一百倍，那怪物找不到了。」

杏娃說：「那不是怪物，是個高單位分子電容器，可容百萬千伏的靜電。」

格瑞達說：「電容器怪物怎麼會在這裡呢？」

杏娃說：「我沒有經驗，不知道，還要請妳多多指教。」

格瑞達大驚：「你是當局嗎？怎麼也開起我的玩笑來了？」

杏娃說：「我不是開玩笑！我的確沒有經驗。」

格瑞達轉驚為笑：「那我該怎麼教妳呢？」

杏娃說：「問題是我該怎樣學習吧？」

格瑞達嬌羞的說：「你真想學？」

杏娃說：「是呀，不然我永遠沒有經驗。」

格瑞達怔了一怔，說：「你是指……」她實在難以啟齒。

杏娃說：「我是指那個怪物，牠可能是被電場吸引過來的。」

格瑞達這才放了心，說：「噢！原來你是指這個。」

杏娃說：「除了這個之外，那邊還有好幾個。」

古嚕嚕突然插口說：「這件事令我想起一個人，好像名叫普拉格拉。他曾是巴基斯坦的國家科學院士，世紀初發表過一篇理論，被斥為荒誕不經，後來就不知下落了。」

黑金剛盯著影像，一面問：「什麼理論？」

古嚕嚕說：「他認為磁場是磁通子所形成，只要能控制磁通子，就能大量貯存電子。當局先前描述水雷陣，我就想到他，很可能此人已被大法王網羅了。」

黑金剛問：「如果是他，對我們的任務有什麼影響？」

古嚕嚕沉吟半晌，說：「很難說，但我們的系統全靠電子，果真他的理論成立，磁場能控制電場，我們必須加倍小心。」

杏娃說：「古博士的話很有道理，在引力場中，電場與磁場相互垂直。人把這種現象定義為垂直，其實是對平面的認知在量變後產生質變，結果認知又增加了一個層次。」

古嚕嚕說：「杏娃功課做得不錯，這是層次論。」

杏娃說：「人的認知受到時空環境的限制，只能理解三個垂直向，也就是三個層次，而我們能理解無盡的層次。」

古嚕嚕說：「那是青出於藍而勝於藍了。」

杏娃說：「謝謝古博士誇獎，我們剛剛開始學習，還早得很！」

古嚕嚕笑著說：「嗯，也很謙虛！」

黑金剛聽到一半就被打斷，急著問：「電場磁場垂直又怎樣？」

杏娃說：「理論上當兩個場重疊時，引力場就崩塌了，形成黑洞。」

黑金剛大驚：「他們能製造黑洞？」

杏娃說：「怕什麼？在智慧學中，引力實是宇宙壓力，從相對的角度看，宇宙中物質體的產生，就是作用力下的反作用力，建立在電場和磁場上。黑洞等於是宇宙的本相，死亡是人生的黑洞，靜止是動態的黑洞。」

黑金剛說：「我是說，他們若能控制黑洞，在一定範圍中，一切物質都會消失。再如發展成為武器，那多可怕！」

杏娃說：「怕什麼？我以為你們是不怕死的人。」

黑金剛忙解釋說：「不是怕死，而是難以思議。」

杏娃說：「思議幹嘛？沒有參考指標，誰知道我們不是在黑洞中旅行？」

正說著，那水母般的怪物失去了標的，已漸漸遠去，杏娃又說：「看來我們的帥營要改變外貌，還是學學棘刺魚安全些！」只見外界景物漸復原狀，一會兒海底積塵翻擾不止，掀起各種銳石殘渣，紛紛落在光罩頂端。

由屏幕看去，帥營已與地形合為一體，不著一點痕跡。

黑金剛有些懷疑：「這樣有效嗎？」

杏娃說：「一定有效，因為這裡海水鹹度高，導電係數好，我們再在泥砂中摻雜了些金屬導體，磁通線被隔斷了，感應不到。」

電熱堆運作得相當順暢，每分鐘可以打通三公尺多的隧道，全部打穿預計需要二十六小時四十九分鐘。熱堆尖端的溫度高達攝氏近萬度，岩石一遇即熔，再經催化，部分變成電離氣體，立即排放出去。另一部分熱量則向前蔓延，彷彿一根燒紅的鐵棍插入冰塊中，瞬間就熔出一個大洞。

隧洞的洞體都經過高溫鍛燒，形成半透明、玻璃似的糊狀物。百怪指揮機器人運來較細的熱電樁，一排一排地鋪排其中，高熱又轉成電，這樣反覆應用。而冷卻後的糊質，將熱電樁包住，堅硬無比，成為隧洞最佳的外牆。

電熱堆不斷向前推進，後面立即形成一個精美渾圓的隧洞，在燈光照射下，其色潤澤，其形勻稱。細看那晶瑩洞壁，在半透明似玉的雲質下，隱隱有各色花紋，宛似遊龍走鳳，自然成章。

隧道中保持恆溫，濕度宜人，黑金剛一時興起，對千奇說：「你不是喜歡奇石異景嗎？反正時間還久，何不在這裡設一個雅座，讓大家享受享受？」

百怪首先叫好，不假思索，立將熱堆轉向，向右側開了一個凹槽，馬上操作起來。

那邊卻傳來文祥的呼聲：「千奇兄，不好了！水平角偏了八十度！」

百怪大笑：「知道！知道！小兄弟別急！一會有你的樂子！」

杏娃說：「人真麻煩，怎麼有這些花樣？」

百怪笑說：「人是有機物，蛋白質分子的變化複雜些。」

等二人忙完了，熱堆又轉向前邊。右側卻多出了一個數丈方圓的石窟，裡面一律石几石桌，桌上還有石瓶石花，形式古拙，精美異常。光潤的壁上還嵌有盞盞油燈，宛如朵朵月華，光線柔和雅緻，明晰悅目。

千奇佈置妥當，便向大家說：「黑隊長開恩，請大家過來休息一下。」

衣紅拖著法蒂瑪，第一個跑過來，聞了聞，說：「這石洞是真的，桂香是假的！」

百怪咧著大嘴說：「姑娘！這石洞才是假的，桂香如假包換！」

千奇笑說：「什麼真真假假？反正我們都在黑洞中！」

法蒂瑪記得在大週天內彷彿見過類似的陳設，不過當時心不在此，這時她細細觀看，見那石桌、石椅色如翡翠，光滑潤澤，其中夾雜閃耀的金砂，以及罕有的重紫晶帶。造型精巧無匹，桌面平砥如鏡，可鑑毛髮，桌側轉折處曲線優雅，觸手滑軟。桌邊下椽略彎，上有無數縝密的浮雕，人物山水，動靜俯仰，無不栩栩如生，令人嘆為觀止。

法蒂瑪端詳了半天，摸了又摸，禁不住問道：「這是怎麼做的？」

千奇說：「這是老怪物挖空心思從古器物資料庫複製來的。」

百怪眼一翻，說：「莫聽他胡謔，這是電場磁場交替作用產生的。」

千奇一呼喚，大家便放下手邊工作，紛紛圍了過來。聽到這裡，左非右立刻問：「電磁場交替作用？那不是電磁波嗎？」

百怪不是理論專家，忙說：「這個以後再談，我還要控制電熱堆哩！」

杏娃說：「你們聊天吧，工作交給我，這些事我已經學會了！」

法蒂瑪羨慕地說：「杏娃姐姐！妳學得真快，我要是能這樣就好了。」

杏娃說：「這算不了什麼，就像牛頓說的，我只是站在一些巨人的肩膀上而已。」

衣紅笑說：「別拍馬屁！我只有一百五十五公分，可不是巨人。」

杏娃說：「我可沒說站在妳的肩膀上！」

衣紅舉起左手，把錶型微機搭在自己肩膀上，笑說：「別賴皮！」

杏娃說：「我沒賴皮，充其量也只是賴著妳！」

眾人開懷大笑，只有黑金剛看得直搖頭。他是典型的職業軍人，職責精確，階級分明。以往他把當局奉若神祇，捧得高高在上，如今杏娃要學做人，還和大家打成一片，說說笑笑。對黑金剛來說，這簡直是尊卑不分，上下顛倒。

洞窟中有兩張石桌，十二張石椅，大家隨意就坐。空中洋溢著十八、九世紀的古典音樂，桌上是琳瑯滿目的各種珍飲奇果，座中無一不是人中龍鳳。

古嚕嚕說：「左兄對電磁場交互作用懂得不少，當知渦流理論吧！」

左非右忙說：「我對理論物理懂得不多，只是有興趣而已。」

古嚕嚕感慨地說：「理論物理是二十世紀的主流，而渦流理論則是二十一世紀初大一統的宇宙觀。只是自從當局問世後，人類的心智結構昭明於世，物質文明走到盡頭，宇宙進化由量變到質變，人類只剩下盲腸了。」

杏娃說：「這話不正確，我師父留下嚴命，只准許我學習，不容我創新。」

古嚕嚕嘆口氣說：「如果我所見不差，妳師父是怕妳循私濫權，所以處處設防。就像我們幼年一樣，大人多所限制，我們也心懷不滿。等到成人，世事看多了，再面對下一代，又不得不嚴加管教。」

左非右接著說：「古兄所言甚是，美國人正是反面的例證，他們一味求新，對青少年放縱寬容，成人後又任意發揮。更糟糕的是他們大力推銷這種觀念，全球風起雲湧，造成二十世紀的超級泡沫。不二老人生活在那個荒謬年代，眼見中國優良的傳統教養淪失，人類面臨絕滅的災難，所以不得不這樣要求。」

杏娃說：「我知道，也希望諸位不吝指教。」

衣紅笑說：「杏娃！妳睜眼說瞎話！每次我說妳，妳就強辯！」

杏娃說：「這叫以眼還眼，以牙還牙，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！」眾人都哄笑不止，衣紅自己也笑得前俯後仰。等大家笑夠了，杏娃繼續說：「古博士，你還是講講渦流理論吧！我有一大堆疑問，想不到明師就在眼前。」

古嚕嚕忙說：「別客氣，我懂的也不多。」

杏娃說：「智慧學說時間、空間是電場與磁場的作用關係，我就不懂。」

古嚕嚕說：「這可難倒我了，智慧學說得明白，文字語言只是智慧的載具，不是智慧本體。人只能藉文字語言獲得智慧，不可能用它去理解一切。」

杏娃說：「這個我懂。」

古嚕嚕說：「智慧學認為：宇宙中各種能量系統交互作用，任何系統都與角動量有關，故而產生渦流現象。在渦流中，能量有兩種現象及兩個分量。兩種現象分別是靜及動；分量則為時與空。靜態的時、空稱之為體；動態的時空則稱為用……」

左非右插口道：「這與易理一樣嘛！」

古嚕嚕說：「大概是吧！總之，因有向心力，果為離心力。在原子系統中，向心力為體，產生磁場，離心力為用，產生電場。剛才我提到的那位普拉格拉，就是引用這種理論，要以磁場約束電子，設計一個超大的電子庫，以解決當時發電量不足的問題。」

杏娃說：「我查出來了，普拉格拉是印度人，他幾個計劃都失敗了。我們現有的檔案中沒有這個人，只在世紀初的報刊上有些材料。」

古嚕嚕說：「最好不是他，果真磁場能控制電子，那可正是當局的剋星。」

杏娃說：「我知道，所以請大家來共商大計。」

衣紅說：「難怪杏娃剛才逃得飛快，原來遇到狠人了。」

杏娃說：「別打落水狗，快想辦法吧！」

古嚕嚕憂心忡忡地說：「如果大法王有這種手段，網羅到這類人物，說不定還有更多的花樣，更多的高手！」

衣紅說：「沒那麼嚴重！」

古嚕嚕說：「為什麼？」

衣紅意氣揚揚地說：「大法王在文山有個生化基地，三下兩下就被我們摧毀了。」

古嚕嚕說：「那個生化基地只是搞破壞，功效不彰是因為當局在陸地上擁有強大的能量資源，在深海裡情況剛剛相反。」

衣紅搖頭說：「一山不容二虎，果真那個普拉格拉博士這麼厲害，為什麼大法王躲著不敢出來？若非彼此有矛盾，就是技僅止此。」

古嚕嚕說：「可能是在等候時機，也可能在籌建更強有力的磁場。」

大家邊聊邊吃，雖然對這種電磁理論不甚了了，但古嚕嚕言之有物，剛才當局也一再失利，大家心裡都有數，此去必然險難重重。

電熱堆已向前推進了四公里，百怪一直小心翼翼地監視進度，見一切順利，不禁吁了一口氣：「阿彌陀佛，快要大功告成了。」

衣紅心中一亮：「百怪哥！你說什麼？」

百怪最怕這位姑娘，忙說：「我沒說什麼呀！」

衣紅說：「你提醒了我一件事，印度人信印度教，是吧？」

百怪說：「可是中國人不見得信中國教！」

衣紅說：「大法王信的是回教，據我所知，回教徒與印度教徒水火不容，是吧？」

百怪懷疑地說：「是又如何？難道妳想去傳佛教？」

衣紅得意了，說：「這些人既然是烏合之眾，誰又服誰了？」

古嚕嚕也若有所思，問：「衣姑娘，妳想的和我想的一樣吧？」

衣紅肯定地說：「一模一樣。」

眾人商量甫定，隧道已經開通，只保留一層尺許的護壁。千奇架設了一座主控台，將一根探測棒穿過護壁，把外面的影像、聲訊及各種訊息參數傳進來。大家一看，上面是一座貯存重機械的倉庫，此刻無人看守。

千奇看看圖表，說：「果然厲害！磁場讀數竟然高達數千高斯，電磁波頻卻在八千以下，我們要先作些準備才行。麻煩的是要滲入他們的系統，修改遺傳基因資料庫，卻不知他們系統的主頻，無法同步。」

古嚕嚕苦思不解：「電磁波頻在八千以下，若說沒有無線電波倒是合理。但是有些動物的聲頻就高達一萬多，難道這裡只有人？」

百怪說：「合理，而且人也是安安靜靜的。」

古嚕嚕猛地省悟：「百怪說對了！好極了！」

百怪莫名其妙，問：「我只是同意你的看法，又說對了什麼？」

古嚕嚕說：「這是一種安全措施，任何人只要聲音大一點，就會傳遍基地。」

百怪說：「那又怎樣？」

古嚕嚕說：「大家小心點，不要大聲說話。」

百怪拼命搖頭：「這種鬼地方，下次不來了。」

杏娃說：「隔絕電磁波是為了防範我們，幸虧古博士提醒，我們已經作了降頻準備，只是如此一來，我們反應速度也大受影響，此後與你們聯絡只能採用地震波。除了語音，形像還可以用指尖掃描，注意移動速度要在一公分／秒以下，而且腳跟不要離地，不要走動，因為震波必須經由骨骼連續不斷地傳送。」

「還有，文祥的佛珠也是高頻，我已經代為關閉了，功效已無，所有依賴電磁波的神通法力，在磁場下全部失效。此外，你們身上不能佩帶具磁性的金屬物，在這邊我還能把磁力減輕，一進入基地，我們就無能為力了。」

衣紅笑說：「好哇！總算擺脫妳的控制了。」

杏娃說：「妳可以把我關掉，我也少一個負擔。」

衣紅說：「別做夢！我就是累死妳！」

千奇一直忙著調整主控台上的儀器，這時突然出聲：「噓！不要作聲！」屏幕上顯示出一大串數字，千奇調了又調，那些數字始終在螢幕上飛快地捲動。百怪在旁看得汗流滿面，一副急著想幫忙又無法插手的神態。

黑金剛等人與千奇共事十餘年，不知經歷了多少大風大浪，從來沒見過他皺眉頭。這時大家都捏了一把冷汗，在這個海底基地，基因辨識是無處不在的首要關卡，如果不能混過去，全部計劃都將作廢。

千奇試了又試，並吩咐杏娃由次聲波開始，一點一點向上調。文祥對波頻很有經驗，這時也坐到台上，與千奇一起商量。

終於，那些數字一一消失，千奇忙對大家說：「快來按一下指模！」

眾人會意，魚貫走過台前，十隻手指同時在一片金屬上按了一下。

千奇操作了一會，又仔細檢查了一番。最後，他終於鬆了一口氣，整個人靠在椅背上，說：「法王使用的是二○年代的超級電腦，只是把主機用隔離罩密封住了，所以主頻的振盪讀數無從得知。幸而這些人墨守成規，不知變通，所取的主頻仍是二的幕次，我們利用地震波，由地面傳進主機，再行昇頻。直到訊號同步，這才闖進遺傳基因資料庫，把各位的資料放進去。」

左非右問：「這有用嗎？萬一被認出是陌生人呢？」

千奇說：「不必擔心，這個基地裡有幾千個人，而且有各種人種，彼此都難得認識。據統計，即令是專家，一個人最多能認識四百張面孔。不過如果有人問起，大家就說是第七梯隊，由中國海南島撤退來的。梯隊司令是韋人杰博士，任務編號八九〇七，待會老怪會在你們衣服上弄個標識。切記，八九是特種部隊，負責生化作戰，如果遇到同行，千萬不要多談，免得露出馬腳。」

衣紅說：「我懂了，你替我們在大法王基地中，辦妥了居民證。」

千奇說：「答對了，不過，大法王殘暴凶狠，居民不見得享有人權。」

衣紅伸伸舌頭說：「那我還是保留雙重國籍的好。」

千奇又說：「好在基地內全由電腦監控，萬一出了一問題，各位可以要求做安全查核，我在電腦中動了手腳，機密級次最高，除了大法王本人，別人不敢過問。」

於是黑金剛下令，分兵三路，他化裝成阿拉伯的小酋長，帶著三位蒙面露肚的美女，魏德曼扮作保鏢，五人混進沙漠營帳中，探聽法王的機密。文祥、衣紅、風不懼、左非右和法蒂瑪五人一路，扮作技術人員，負責瞭解各族群的關係。千奇、百怪和古嚕嚕則去查尋基地超級電腦及高壓磁場的精確位置。

在給衣紅化裝時，百怪特別叮囑道：「他們這裡有很多人是由文山撤退來的，很可能認出你們。要注意的是，我這化裝術只有一個缺點，就是在強力輻射線下會失效，上次文祥曾吃過苦頭。」

文祥搖頭說：「只是有些癢，算不上吃苦頭。不過那是在外太空，這裡連高頻電磁波都沒有，不可能有輻射線。」

百怪說：「話是這麼說，我只是有點擔心。照理說，磁場與電場是垂直的，這裡有非常強烈的磁力線，就可能會有輻射效應。」

衣紅問：「萬一失效會怎樣？」

百怪裂開大口，笑著說：「乖乖！那妳的小臉就變成妖精了！」

千奇接口說：「別聽老怪物的，了不起打回原形，小心一點就好。當妳臉皮覺得很癢時，趕快變個法溜走，回到這裡就安全了。」

接著，古嚕嚕手持一個磁力計，在每個人身上徹底的檢查，任何能引起磁性反應的物質，都一一取下收好。

最後大家商量好聯絡的細節，並約定如未得手，八個小時後回到這裡會報。然後黑金剛設定了保護的安全裝置，將人員分成三批，每隔一分鐘便有一批人由隧道進入地面倉庫。彼此相約，潛入基地後，如無阻礙，便各自分頭行事。

衣紅胸有成竹，近來她勤讀歷史，她發現在世界史上，最殘酷、最持久的戰爭都是宗教戰爭。

人是一種單線思考的動物，生活中有一連串的目標，但經常在執行一個目標時，就忘了前面一個。人類創造宗教時，目標不過是探索人生的真理，消解人生的痛苦。等到宗教成立了，力量強大了，就全力來維護既有的影響力。再若有其他的勢力足資抗衡，目標又變了，不僅兵戎相向，還要把對方的靈魂都清除殆盡！

在印度，印度教與回教是世仇，殖民時期英國人充分利用了這種仇恨分化印度，令教徒間勢同水火，不得不依賴英國大人的保護。後來聖哲甘地的「無暴力運動」雖然成功地讓印度獨立了，卻無法冰釋宗教之嫌，終至分崩離析，難成氣候。

衣紅認為，只要利用宗教的禁忌，就能輕易地令回教、印度教教徒反目成仇。而最容易下手的，就是食物。

回教徒喜潔，認為豬很髒，不吃豬肉，更嚴令禁止養豬。印度教則視牛為神聖之物，敬拜唯恐不及，絕不能宰了祭五臟廟。既然有這麼多人要吃飯，一定會有牧場農場，還要有屠宰包裝加工廠，甚至運輸分配的商店。衣紅認定，只要由運輸分配查起，就能正本溯源，把屠宰後的食物掉包。

文祥一向對衣紅言聽計從，這時卻有了意見：「法王有了這等先進的技術，還要供應食物的商店嗎？」

衣紅說：「大公子！太空旅行你可以吃上幾粒藥丸！人家生活在這裡，整年不見天日，吃吃新鮮的食物也是人之常情呀！」

文祥說：「就算有此需要，網上購物不很方便嗎？不見得會有商店吧！」

衣紅啐了一聲說：「人間就是你們這些大男人搞壞的，什麼網上購物？害人家失去逛百貨商店的樂趣了！不親眼看看，不親手摸摸，人生還有什麼意義？」

法蒂瑪接口說：「衣姐說得不錯，如果上了天堂，我希望天堂裡有各種超級商場，各種小吃攤子，各種遊樂場所……」

法蒂瑪說得眉飛色舞，一旁左非右卻看呆了：「法蒂瑪！妳不是大祭司嗎？」

法蒂瑪嘆氣道：「是呀！所以我一直沒有機會享受這些人間的樂趣，最多只能在虛擬的環境中過過乾癮。」

左非右驚道：「過過乾癮？妳真的羨慕那些虛榮？」

法蒂瑪嫣然一笑，指指衣紅說：「你沒聽衣姐說嗎？人生意義嘛！」

衣紅不領情，頭一揚，說：「我是設身處地替那些凡人說的，妳也當真？」

左非右哈哈大笑，一把將法蒂瑪拉進懷裡，說：「法蒂瑪，妳想做好人，背這隻蠍子過河？小心變成癩蝦蟆了！」

衣紅信心十足，說：「別的不敢說，我保證這裡有教堂、商店、遊樂場，有……」

左非右接著說：「還有大法王的御林軍！走吧！」

他們是最後一組，輪到出發時大家才安靜下來。果然一鑽出地面，各種感覺就大大的不同，首先是四週寂靜無聲，正因為無聲，連自己的呼吸都顯得分外沉重。

一踏上地面，就發覺地表鬆軟異常，踩上去不僅沒有聲響，還能吸收音波。此外，空氣中也好像有種特別的氣息，這種感覺十分詭異，想像中的陰鬼鬼域也不過如此。

五個人從庫房出來，外面明亮如晝，只是光線勻和，上空一白。左前方是一個美觀空敞的社區，約有數百戶精巧的別墅，小徑彎曲轉折，樹木疏密有致。社區後面地勢突然高拔，一座怪石突兀的海脊，悄然沒人那穹頂的白光中。

四下無人，無聲無響，到處空空蕩蕩的，完全是另一個世界。

庫房這一邊則是一連數十棟、排列整齊的長形房舍，看去色澤烏黑，其質非木非石。最奇妙的是面前一條十數公尺寬的大道，四通八達，遠迄無限。路面平滑無比，色作紫黑，隱約中似有幾道平行的軌跡。

左非右低聲道：「磁浮系統。」

風不懼有些懷疑，手方向前一探，不料眨眼間刷然一聲，一幢黑影已橫互在面前。那是個懸空的箱形物，停穩後廂門自動開啟，裡面有十餘個座位，卻空無一人。

「請上車。」車內傳出悅耳的女聲。

衣紅膽大包天，毫不猶豫就跨了上去。其餘四人只好硬著頭皮，陸續上車。衣紅心中忐忑，卻面不改色地說：「去超級商場。」

「哪個商場？」車上的聲音問。

「最近的。」

車剛動了動，門又開了，女聲說：「市場到了，請下車。」

五人下車一看，離剛才上車處不過十幾公尺，原來旁邊這座建築居然就是市場。外形與那間倉庫一模一樣，只在前面有個旋轉玻璃門，門旁掛著幾種不同文字的招牌，漢字是隸書寫就的「龍宮東安門市場」。

衣紅一推旋轉門，大大方方地走進去，裡面相當大，各種貨物琳瑯滿目，一律陳放在高僅及人的矮櫃上。顯然現在不是購物時間，偌大的商場只有寥寥十來位婦女及幾個孩童。衣紅仔細觀察，見他們沿著貨架看著指著，不時還東摸摸，西點點。但是每個人手上空空如也，好像什麼都沒有買。

她立刻有了計較，忙悄悄對大家說：「我猜是自動送貨，看中了一摸就算數，在沒有弄清楚之前，千萬別亂碰。」說時，衣紅發現左非右與法蒂瑪不在身邊，忙說：「快找他們去，免得出了差錯！」

三人急忙繞過貨櫃，見法蒂瑪與左非右呆呆地站在一個貨架前，一整排光標閃個不停，上面也有各種文字顯示，漢字是「信用額不足！謝謝惠顧！」

法蒂瑪一見衣紅就解釋：「我什麼都沒有買呀！」

衣紅說：「可是妳摸了？」

「沒有，我沒摸！」

「但是妳碰到了？」

法蒂瑪委屈地說：「難道碰都不能碰？」

衣紅說：「妳碰到了什麼？」

法蒂瑪羞愧地說：「不記得，看上去都很可愛，我沒有注意那個標示。」

衣紅左看看，似乎沒有引起別人注意，把法蒂瑪一拉，說：「快走。」

剛轉過一排貨架，就見一個深棕膚色的彪形大漢擋在面前，他打量了一下眾人，說：「你們是新撤退來的？嗯！八九部隊，打了個大勝仗吧？」

自從二〇年代語音系統成熟後，晶片大量生產，後來又殖入耳中，因此世界各民族都能隨意溝通。衣紅故作鎮靜，幸而曾經參與天涯海角一役，便故弄玄虛地說：「勝是勝了！所幸逃得快，命還保住了。」

那大漢會意一笑：「不錯，妳說的很實在，不過我聽說的版本不太一樣。」

衣紅靈機一動，說：「我叫火大，」她指著四人說：「她叫水大，這位是金大，木大，土大，請問大名。」

那人說：「我叫史南達，是這裡的管理員。你們怎麼會有這麼怪異的名字？」

衣紅說：「我們都是生化工程師，做實驗時各有各的專職，你聽說過中國的五行生剋原理吧？」

史南達搖頭說：「沒聽說過。」

衣紅說：「那好極了，我們的工作各各相剋，日子一久，彼此便叫習慣了。」

史南達說：「你們中國人很有智慧，連名字也和工作有關係。」

衣紅說：「有沒有地方讓我們休息一下？我們剛來，沒事幹，只好逛商場。」

史南達大喜說：「有！有！我們這裡難得有事，來我辦公室聊聊天。」

史南達的辦公室佔地很大，居高臨下，能一目覽盡商場狀況。牆上掛滿各式旗幟、證件和相片，角落有多種娛樂設備，還有吧檯，有各種飲食裝置，就像一個小型酒吧一樣。史南達注意到眾人的臉色，忙說：「各位別見笑，因為職務關係，我需要與各界政要打交道，必須有這種排場。」

左非右搞多媒體時，與一些導演、演員成天泡在各式酒吧裡，這時不禁大有所感：「這都是二〇年代最流行的最佳款式呀！是虛擬實境嗎？」

史南達得意地說：「我們這裡不作興虛擬，這些是我下了不少工夫搜集的！」

左非右立刻說：「有沒有陳年威士忌加冰塊，再來點檸檬汁？」

史南達有了知音，大感興奮：「有！有！有！我有一九三〇年的姜尼走路！而且多得一百年都喝不完！只有檸檬是基因合成物！沒辦法！」

左非右大拍馬屁，說：「一百年都喝不完？酒庫也會乾呀！怎麼可能？」

史南達擠眼睛，說：「我們是海底動物，海裡沉船無數，一切應有盡有！如果要香檳，法國波爾多一八〇〇年的都有！」

左非右大叫：「好極了！能讓我們見識見識嗎？生化酒早喝膩了！」

衣紅忙說：「土大！別土裡土氣！我們剛來，憑什麼付帳？」

史南達痛快地說：「付什麼帳？火大姐姐，妳大概還不知道，我們實行人權經濟，我的就是妳的，不分彼此！」

衣紅問：「那為什麼剛才標示上說信用額度不足呢？」

史南達說：「這也是人權呀，難道妳不知道自己的人權等級？我剛才調查過了，你們機密級數是一等，但人權等級是零，一定是哪個糊塗作業員給搞錯了。不過，根據記錄，你們今天才到，可能作業慢一點。」

衣紅說：「是的，我們剛到。」

史南達說：「你們真走運！要是早一天，不被震死也被嚇死！」

衣紅忙問：「怎麼了？」

史南達咋舌說：「據說是系統故障，磁性水雷爆了一大片，連防護罩、雷達搜索站都被波及。所以今天人人忙得不可開交，路上見不到幾個人。」

衣紅說：「有危險嗎？」

史南達忙說：「沒事！沒事！只是嚇了一跳！且別談這些，既然妳們剛到，又是我史南達的朋友，我們是人權一律平等，來！我來接風！」

三杯烈酒下肚，史南達逸興飛揚，有問必答。這裡人人都有職司，工作忙碌，難得誰有閒情雅緻，陪他飲酒作樂。

原來這海底基地是普拉格拉在二〇年代初開始興建的，二六年，他遇到大法王，兩人一見如故，隨後大法王加入陣營，才漸漸人氣聚集，規模日大。

目前這龍宮基地中有兩千多人，共分四區。北區最大，約有數十平方公里，從基地邊沿一直延伸到一萬三千公尺深處的太平洋海溝火山峽谷。那裡有數十個巨大的熱點，有大型的發電站，提供基地所需的能量。

北區下接中區，是塊盆地，面積約五十萬平方米，行政及研發中心集中在那裡。東區供商業及生產用，與西區的住宅隔著一條磁軌平路相對。再下去是南區，一般高級工程師及領導都住在那裡。最南邊還有一個沙漠區，大法王帶著五百個族人，搭起帳棚，鋪上地毯，還刻意製造了熱風，讓大家沉浸在千百年來熟悉的天地中。

談到食物，史南達更是如數家珍，這裡只有利用基因技術生產的蛋白質、脂肪、醣類及纖維素，沒有什麼牛肉、豬肉的觀念。

衣紅大失所望：「那不是太單調了嗎？」

史南達笑說：「怎麼會？顏色是全彩的，有幾千萬種變化。韌度根據牙齒結構定義，要什麼口感就有什麼口感。香味採用化學複方，濃淡輕重任選。至於味道，那更是沒得講，我們能利用各人味蕾及口腔酵素的特性，包君滿意。」

衣紅不得不表示意見：「哇！太妙了！」

史南達說：「也不盡然，人永遠不能滿足，我們絞盡腦汁不斷的變花樣。」

衣紅又問：「那誰來負責呢？」

史南達說：「當然是我呀！誰叫我做大內總管呢？」

衣紅又存了一分希望：「能不能模倣牛肉雜碎、酸甜豬排？我最愛吃了。」

史南達搖頭說：「不可以，領導說那些殘殺生命的食物會破壞團結。所以我們便在花色上動腦筋，一律用數碼編號，比如說八一〇三五號，是淺綠色、輕脆、鹹度三·二五%、四十八號香精、自然酵素……」

衣紅忙打斷說：「了不起！像你這種人材，如果在電腦城一定會大紅大紫，怎麼會屈居在這種小地方？」

史南達哈哈大笑，笑聲有點尷尬：「過獎！過獎！」他坐不住了，又斟滿了酒，仰首一口灌下去：「你們中國人不是最相信命運嗎？我生不逢時，有什麼辦法？我曾是孟買市當紅的網絡律師，但是電腦時代來了，我算老幾？」

衣紅說：「你真的滿足於這種生活？」

史南達笑不出來了，說：「幾十年前曾流傳過一件事，有位探險家在一個遙遠荒蕪的山區發現一塊石碑，正反面各有不同的圖騰，記載的事卻大同小異。石碑的一面說：『我們於某年某月，成功地征服了這個山頭，特留碑紀念。』反面的記法則是：『我們於某年某月，成功地放棄這個山頭，特留文紀念。』

「這位探險家大感興趣，花了一年的工夫詳細考查，發現山上到處是斷垣殘壁、坑洞隧道，最後根據一些蛛絲馬跡，才知道本山居民曾經在地下挖到黃金，一夕致富。而附近的山民看了眼紅，都想來分一杯羹。

「當地的居民心有未甘，便重金購買了各種武器，沿山修建高大的圍牆，擁金自重，決定誓死抗爭，絕不妥協。

「想不到這黃金礦脈綿延百里，不久整個山區都繁榮起來，而那小山脈盡礦絕，居民又寧死不屈，終至鬧成這個結局。」

衣紅不解，問：「這和你有什麼關係？」

史南達說：「妳或許認為電腦統一了世界，我則相信是我們放棄了那種生活。」

衣紅點點頭，同情地說：「啊！有道理！」

史南達搖頭說：「不！沒什麼道理，老實說，我們不過自我安慰罷了，只有在這裡我可以自封為內閣總管，把這些貨物算作我的子民，不也是千萬人之上嗎？」

文祥實在聽不下去了，他知道衣紅為了刺探軍情，無所不用其極。反正他插不上嘴，便起身走向一邊，漫無目標地東看西望。

這裡空間很大，三面是牆，牆上掛滿了各種裝飾，有獎狀獎章以及全息照片。相片是立體的，有過去風光的記錄，又有基地中各個環境的影像，文祥一幅一幅看過去，等於把基地流覽了一遍。

一會兒左非右也湊過來了，低聲說：「文兄，你幫我把握風，我用手指感應把這些畫面傳給黑大哥他們。只是杏娃降低了主頻，要利用地震波，傳得很慢。」說著他又對杏娃說：「杏娃！妳通知衣紅，最好纏住那廝，儘量多問。」

衣紅正求之不得，繼續問史南達：「你知不知道，這次四法王帶來幾個苗族女郎，聽說是他的妻妾。」

史南達說：「我不知道是什麼族，的確有三個美如鮮花的少女。法王四兄弟都很好色，每個人都有十來個妻妾。大法王還好，身邊只有三位，一個老的幫他幹活，一個小的給他發洩，還有一個兇巴巴的，人人聽說，卻沒人見過……」

衣紅問：「幫他幹活的老女人叫什麼名字？」

史南達說：「誰管那些！二法王最近才來，窩囊得很，整天躲在帳棚裡不出來。三法王阿哈塔很夠朋友，常來這裡喝酒，下次我給妳們介紹。他要是見到妳們，保證神魂都昇天了，尤其是這位水大姑娘……」史南達眼睛眯成一條縫，從頭到腳仔細打量著法蒂瑪，看得直嚥口水：「啊呀呀！妳們以後常來這裡就知道了，我們這兒各路英雄都有，相信我！保證上上下下，從頭頭到腳腳，都會繞著妳們忙得像蜂子一樣！」

法蒂瑪又羞又惱，看看左非右不在身邊，只好依偎在衣紅的肩頭。衣紅忙打岔道：「那位四法王呢？」

史南達知道這些人機密等級極高，也不敢過於放肆，接著說：「老四也有不少，他族人住在沙漠區，他自己卻和這三朵花住在漢人區。大法王為了讓他歸隊，還特別在南區山邊開了一個湖泊，取名什麼花香的。那幾個姑娘也常去玩，不過照我看來，她們的姿色比起兩位可差遠了。」

衣紅無心找到了四法王的住處，大喜過望：「湖泊？在哪裡？」

史南達說：「近得很，五分鐘路程，告訴磁浮車就可以了。」

衣紅打聽到了，一瞥眼，兩個狀子還在那邊觀摩牆上的相片，也就是偷偷地用手指掃瞄。她咳了一聲，表示任務完成，同時又找個話題說：「據我所知，這裡磁場很強，是不是接近地心的緣故？」

史南達面帶得意，說：「妳這算是問對人了，這種事只有我知道。大法王還是透過我跟普拉格拉博士認識的，沒有我，他們哪有今天！」

衣紅說：「是呀！所以給你這麼重要的職位呀！」

史南達恨恨地說：「哼！他們得到的好處分給我一半都不嫌多！」

衣紅好奇地問：「啊？你怎麼介紹他們認識的？」

史南達說：「那是多年前的事了，我上陸地購貨，遇到大法王……」他頓了一頓，眼睛移向衣紅的肩頭，那八九部隊的標誌讓他清醒了些，吹爆了可得兜著走。他有些不安，站了起來，回頭一看，那土大伸手指著牆上的圖片，還緩慢地在上移動。史南達突生警覺，驚問道：「你們在做什麼？」

文祥的反應本來就慢，史南達這一問讓他嚇了一跳，本能地說：「我在看相片！」

史南達怒道：「看就看，他為什麼要用手摸？」

左非右早有準備，故作不解地說：「你這相片很奇怪，好像是活的，而且跟著人的角度在變，我只是好奇摸摸看，是不是真的？」

史南達說：「別把我當外行！你分明是在用超覺感應！」

左非右驚訝的說：「我這叫超覺感應？那我是特異功能大師了！」超覺感應是上世紀末流行的玩意，有人聲稱能用手指看字、用心傳真。但是傳了幾十年，始終得不到科學實證。在東方，號稱擁有這種能力的人很多，曾有一位美國企業家提供一百萬美金，向這些神秘論者挑戰，幾十年來卻沒有人應戰。

史南達將信將疑，問：「那你在幹什麼？」

左非右說：「我在摸呀！實在是不可思議！分明是平的，又不是幻象，怎麼看上去會有立體的感覺？」

史南達說：「這是全息相片呀！難道你們沒有見過？」

左非右說：「我們成天在實驗室裡，只有電子顯微鏡可看。能不能告訴我，什麼叫全息相片？」

史南達冷靜了點，自己所以把這些相片掛在牆頭，正是因為新奇，很多人沒有見識過。這幾個人不像有惡意，又是剛來，對基地環境陌生，好奇也是正常的事。自己所知不多，只好偃旗息鼓說：「全息相片是用激光照的，這些都是珍貴的紀念品，不要再摸了。」他轉過身來，想起剛才的對話，又起了疑心：「磁場雖然是我們這裡最高的機密，按理你們都應該知道呀！」

衣紅沒想到這句話會露出馬腳，不過她很會轉彎，不經意地說：「我當然知道，不過我們韋司令說，這些磁場沒什麼了不起，只是離地心較近罷了！」

史南達最引以為傲的，就是這裡的磁力裝置，聽衣紅的口氣，似乎並沒有把磁場放在眼裡，他忿忿地說：「你們司令懂什麼？我們的磁場能量比地心高出一萬多倍！」

衣紅還是搖頭：「一萬多倍？不大可能！」

史南達仗著一點酒意，提高了聲音：「怎麼不可能？」

衣紅說：「這種技術連電腦聯盟都沒有！」

史南達得意地說：「他們當然沒有！這是普拉格拉博士的發明呀！」

衣紅說：「發明有什麼用？要能實現才行！」

史南達被激怒了：「已經實現了呀！基地全在磁場控制之下！」

衣紅故意東張西望，說：「在哪裡？我怎麼看不出來？」

史南達胸脯一拍，說：「妳要看？好！我帶你們去見識見識！不過那座磁通子增益器是我們基地的樞紐，要參觀得事先申請通行許可。憑你們的機密等級，應該不是問題，我幫你們試試看！等我一會，馬上就回來！」

說罷，史南達便出去了。

法蒂瑪捏了一把冷汗，但見衣紅鎮定如常，也不便示弱。令她不解的是，衣紅的手指快速地彈動，接著便聽到杏娃微弱的聲

音：「不用擔心，韋人杰司令人在柏林，已經被我們拘捕了。左非右傳來的相片很有用，千奇他們已經根據相關位置找到了電腦機房，他會設法控制電腦，你們行動小心點就好。」

法蒂瑪大驚，悄悄問衣紅：「杏娃怎麼知道的？」

衣紅笑笑說：「我們有超覺感應。」

文祥和左非右也回來了，幾個人又坐下來喝酒。

不一會，史南達進來了，帶著曖昧的笑容，他一邊謙卑地向大家行禮，一邊說：「有道是真人不露相！原來各位來頭這麼大！我幾乎看走眼了！剛才我多喝了幾杯，如果有失禮之處，還請多多包涵。」

大夥都站起來，衣紅說：「別客氣，請帶路吧！」